穆堂初稿

穆堂初稿卷之四十一

臨川 李紱 巨來

書上

與陳彥瑜書

人生最難得者會合最易得者別離從古如斯不足恨也但別來時日不可虛度要令各有長益庶他日相逢面無慚色耳吾兄處人文正盛之鄉上有老成爲之依歸下有良朋商量講貫大才濟以小心其爲精進可於三千里外決之矣若弟資旣駑鈍功又不恒季有考月有課日有館務半年以來心力旣分聰明亦𢘅小時看

書日可二十本字版細密者猶不下十本今來苦餘力無幾或一二本而止自新年抵館今七閱月矣中間看三國志晉書南北史及李白子美義山飛卿子瞻放翁詩各二遍爾雅孝經儀禮論孟諸註疏史記前後漢隋唐書五代史各一遍宋齊梁陳後魏北齊後周諸書及宋遼金元史不及一遍其爲進退兒亦可於三千里外決之矣因思古來讀書者何限而成功者代不數人非盡無志也爲之也時爲之也又經史煩難讀少時就他人借書謂畧觀大意取其足以益人神智耳近來思之必如程子一字不差乃爲有用註疏殊苦繁重坊間刻

有纂註一本遂併爾雅儀禮本文刋去固鄙而不適然太煩無當使讀者欲臥亦未爲盡善也竊欲删其衍者複者膚者别爲一部以便誦習而功力不專未便卒然下筆史則不可删節惟地理職官歷來變易無當頗爲眩目古人讀書左圖右史故用力不勞而成功也易今圖學不講是以童而習之白首紛如亦擬取此二者凡有變置即爲一圖約入卷可盡又人物紛繁亦倣唐書宰相世系表爲圖四卷以附二圖之後三者既瓠而史之條理清矣然非扃戶一年未易成也讀書一事可自力者紛於時也尚成虛願功名富貴在天在人者又可

以預必乎何以教我跋予望之

與同館論春秋議例書

昨領到隱公九年稾見諸君子側注論議以不全載三傳原文爲新例或極貶其非至驚怪爲何人高論又云皮之不存毛將安傳不載原文何用駁語竊疑諸君子失記凡例併辨疑權衡諸書俱未細覽否則徒欲立意見相攻伐非有意於書局者也古人爲一書必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凡例者書之規模也大全舊本以胡傳爲主大書全文而三傳則雙行細書於前止備參攷故全載無害今奉

旨參用三傳說既參差必折衷一是使學者有所遵守凡例

所謂立義支離者不載是也三傳古時並列於學官胡傳歷來功令所用驟有删節恐學者不解故於集說內采先儒辨駁之說而所删傳文卽附見其中凡例所謂三傳與經文經義不合者雖删去原文仍載先儒駁正之說使治經者有所考是也以合經之傳列於前爲正解其不合者則散見於集說中而加辨駁焉凡例之經營可謂盡善今忽創全載三傳之說反目舊所頒凡例爲新例何耶凡例總裁所手進

內廷所覆閱而

聖旨所欽定開局時人授一編顧束而不觀久而遂忘忽怪

爲何人之高論其亦誤矣三傳議論相合者甚少誠欲
快論者之意必每經一條加案語一段然後可論者又
謂案語不當數見間覽諸君子所撰次往往三傳異議
泛然並存集說既無定論又不自加案語以此頒行天
下窮經老儒或有定識科舉之士何所適從以應
國家之功令乎三傳誠未易折其衷然既奉
勅纂修當定一說不可以其難定遂泛然並存聽斯人之自
擇也若疑前不載原文則後之駁語無根此又不然陸
氏淳劉氏敞諸書皆先引原文後加辯論皮毛具在何
去何存漫謂不載原文何用駁語此可施之集說諸家

不可以槩立學官之三傳功令久行之胡傳也此事於

全書規模最爲切要論者斷斷如此每一展視輙復自

廢撰次遲緩良以此耳元年進呈稿至今未見若已全

載三傳則二年以後體當畫一俱全載矣官書聚訟不

能獨行胸臆他日書成體例紛亂無章或爲閱者嗤點

則咎有所歸區區所不任受也今九十十一三年仍照

凡例編纂唯同館裁察轉呈總裁確示畫一之法幸甚

再與同館論春秋義例書

閱隱公十年槀諸公有疑採駁傳之語刪三傳原文勢必有經而無傳者長慮郝碩至於如此似留意於書局矣而實未之察也凡例所謂三傳中立義支離者不載蓋就三傳互異之文擇其善者去其支離者耳有所去即有所存何慮有經而無傳耶若經止一傳者自應從傳昔人謂啖趙去三傳尚遠無論其餘蓋唐宋人駁傳之語借以去取三傳之異同者而已非謂從人之駁三傳者皆是而三傳之見駁者皆非也若凡有駁語即刪傳文毋乃知和而和亦不可行乎如會中丘傳止取為

師期語爲伐宋張本其經傳月日互異固無關於經義之得失也杜氏有長歷推考月日當不妥惟不當直斷經誤故劉氏駁其倍經耳二說俱通則從前人劉氏之駁不取可也此中權衡如牛毛繭絲漫謂刪則俱刪存則俱存鹵莽而滅裂窮經之學恐不如是慮其無傳遂不敢刪傳是懲羹而吹虀也欲刪傳遂至於無傳是因噎而廢食也朱子所謂扶一邊倒一邊者耶有經而無傳於書之利害本無足言經固自有有經而無傳者如隱二年春王二月隱八年螟雖諸公亦不能使之有傳又將若之何雖同館過計椒復陳此唯熟思而幸教之

與鄧某書

昔子元冒向秀之書延清攘希夷之句昔賢比之竊盜而誌其冥讞陶周望爲徐文長密友棄其文敗烟灰累中不一引手君子往往恨之蓋千古文人生於間氣不幸有才無命齎志以沒惟恃此區區心血所結撰之物以留其名於後以慰其苦心而瞑其目一旦屬之他人棄諸無用使其魂魄私恨無窮則不得不致罪於郭宋諸人也南昌杜登聖先生錄安雅一集多收不得志者之文至比於葬暴骸哺棄兒其言至痛僕讀而悲之嘗與二三同志太息謂有力者宜身任焉友人有授徒新

城者爲予言其地楊城元宗才甚高始弱冠已妙絶時人竟其所至殆未可極惜早奄忽遺文亦零落且盡獨有時藝八十首在其友人某人家今亦不知何如也僕始爲扼腕既而幸之謂楊君文幸存於良友如足下者之手今其力雖未及大張之天下意始水之濱則必人人知有楊君文已而咨訪則仍寂寂心頗訝焉夫足下高致古情僕嘗側聞之矣子元延清之惡陋固君所羞而不肯爲即漠然不一引手如周望亦必不至若是恝豈敢以此三子者相疑哉其深藏固閉不輕示人意將有待而張之耳然才者美器造物所忌不及今布諸友

朋廣其副本萬一不幸有水火盜賊蟲鼠蠹蝕遺亡等
誤則天下之人必且爲楊君恨爲足下恨足下亦必爲
亡友恨因爲一己恨豈可悔哉僕與楊君幽明路異漠
不相知於足下雖竊聞芳徽亦素無半面特以斯文之
惜千載同情故敢私發過計獻其愚以規所忽倘見採
收則豈惟僕之大願其所以起死人噓既枯者楊君受
之而華蕭風與厚道則天下之士實共受之捉筆無任
惶悚

荅王耘瞿書

二十年前從試牘中得大作讀之卽知金沙有名下士王君其人私以爲今之學啟禎文者有二病或晦而不能出或剽而不能入唯足下無是輒以此稱說於同學之人前歲接良書謬許僕爲能知足下因以詩古文賜示益復欽想歎從前所相傾慕者猶不足仰窺百一也文章公器其有可稱耶不必其相識其無可稱耶不必其不相識僕爲徐君作序推揚足下意正如此惟媿菲薄言不足信於人耳足下天資高又嗜古所示書記近柳州論議碑版文近歐陽公詩近范陸各有據依無明

季陋習循諷之餘唯有咨賞顧念足下自爲諸生名已滿天下無所藉於標榜今從數千里外寓書不相識之人出所作相示固將欲賞其奇或併欲析所疑都未可知竊不自揆妄註商榷語旣以效千慮之一亦因以自見其愚亟欲作報書以致於左右又自念自就傅以來卽學爲詩古文今三十年於茲而世方務爲科舉之學未敢稍流露取譏而召鬧今幸遇嗜古之士又不鈔聾一二就正是失人也嚮局方縱逡巡未發旋有滇南之行萬里往還遂稽裁復嫺媻之嚮不敢冀原於賢者矣徐君倉卒戒行先肅數行附還大作淸秋稍暇尙擬續

鈔拙稿仰希塗乙古學陵夷賴一二有心人閒中揹拄
伏惟努力精進以繫後來之望不備不宣

宗譜小敘

吾宗自庭堅氏以下子姓之緐至不可紀極其見於歐陽公唐書宗室宰相世系二表者凡五十餘望然考其昭穆世次支分派衍同出於一本而非若他氏之彊相附合以後宗牒之盛也昨歲恭承

簡命充武會試主考官榜放得士百十有二人而李氏得十有四人中閒他氏寄姓者一附籍色目者一餘十有二人詢其世系所自咸出一本可謂盛矣鄉會試同榜士例刻齒錄以敘昆弟之好而十二人者又以宗族之親別爲小錄以明尊祖敬宗收族之誼屬題其首簡余惟

吾宗初啟以隴西趙郡爲兩大宗趙郡自武安君牧以
名將起家隴西之先史稱自信至廣十一世爲將世授
射然則武功固吾家之舊烈也多士遭逢
盛世獲在茲選他日爲
國家屛闢外之寄分猷宣力以無負關門之典武安飛將
之烈將重光焉區區一第猶發軔之始耳多士其益知
所以自勉乎哉

復蔡聞之書

江干之別至今黯然非徒感聚散而已呂榮公謂人生德業內須賢父兄外惟良師友屈指平生風義少時游好通籍以來都已違濶長安道上師事者無論同年愛我能相規切者兄與壇長禮執三君為深今足下歸矣禮執遠羈

禁近壇長移寓內城離索如此志將日惰如何如何所夕過從惟湘芷寧先爲數然兩君豪放與弟同病以水濟水非得嚴切者相正恐遂墮落終無成就晚春接手示教以易道貴在中正甚善弟小時意氣太盛往往過中

失正年來痛自裁抑復覺委靡血氣暴發乃又過之事往而悔已不可追窮理之功固淺養氣尤疏也來書所謂懼以終始當奉以終身庶幾寡過然未易言也安溪先生天人之學山斗之望功成身退合於四時吾兄得追而從之陶鑄之餘嘗成偉器此不世之遇去歲張家灣追送歸途用陳后山句一代不數人百年能幾見爲韻得五古十章今春先生入至寫成冊頁附以南行不敢修稟請安亦時事參差動多疑礙然嚮慕之情畧盡於詩足下或借覽當知賢者山林之業勝於朝廟耳弟處孫桂之地調度無策向時家累已半遺矣今復擬盡

選南避録修三館已無餘力又代治他書藉以餬口日不暇給遂就困憊京師宦況窮塿黃泉外則無滋味而奔走煩費有加無已雖於陵仲子不能充其操也貴鄉大吏以清苦聞於天下閩蒞任後將修書院延足下主持甚屬盛事惟是疑謗之地宜稍避形迹願爲徐孺子毋爲郭林宗爲申屠子龍毋爲范孟博而已憑穎馳溯之至

復蔡聞之書

判袂以來倏爾三歲可勝馳想昨聞令二弟舉於鄉南望玉音而公車杳然始知北堂起居不快亦未意遽至於大故也孝履悽慟懸切如何手書至命為墓志誼不敢辭秖慚不聞未能增懿德之重使傳於無窮耳狀目稱待累贈太孺人累字删之為妥凡待封待贈俱依夫若子現在官職故得指實某階若遙指將來層累而上則不可限斷不當實以太孺人矣擬謙私謚貴鄉世禮古者后夫人無謚以夫之謚為謚而配之以姓若莊姜定姒是也成風敬嬴始別立謚先儒已譏為不古矣喪

禮人道之大終君子居喪讀喪禮吾兄師表人倫嘗使事事合於典則似不必苟隨世俗故今所撰志銘標額於二者俱未敢用太夫人懿行不勝書乳姑一節尤偉故特敘之繼室之法後世不講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太夫人所受最合古禮用此意作銘亦詳所重也惟改定用之撤棘事忙諸容續布不一

與儲中子書

無端一別忽已三年風雨萍蓬眞無憑準悵悅如何弟自滇歸館書塡委併日而治念寄數行一問老兄眠食竟無寧晷今歲粵東之行迂道長江欲一見故人詢貴居去江修阻望風懷想而已向聞南歸抱恙今已平復甚慰甚慰智者達觀進退豈容哀樂殃其平粹也耶京華本無可戀志富貴則富貴非吾願志功名則功名不可爲惟讀書好友聚處近文章砥厲廉隅爲稍勝山林索居耳年來素心晨夕十去七八兄視留京師者樂耶否也抵揚階唐次衣汪牧庭諸同年頗悉近履兼聞今

歲授徒山中此亦本分事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此之謂也方今古文歇絕惟君家兄弟用功深收名遠倘因覺閑之故大肆力焉直造古人則勝於京局官書不得行胸臆者萬萬矣一命冷官千秋大業其爲輕重安在二兄下第兄又放還烏知非天之私厚於君家使得獨任此事也哉昌黎謂吾之退未始不爲進衆人之進未始不爲退此篤論非解嘲語也若謂家居窮索則仕亦不免徒多益債負耳兄仕十年曾餘一俸錢耶士苟有志即終身以窮相守求田問舍汲汲於溫飽豈學者所屑爲此志定即天下無不可處之境矣旅裝方急

不罄所云努力自愛爲望

復偕中子書

昨接手示宛如晤對三年積想爲之暢然貧病早衰弟頗同之於讀書精神誠不無少損然古人恒於此驗道力著書之興正當借窮愁爲策勵耳弟蠢蠢

朝行浮沉散局無能建樹亦無可建樹濵廣兩役身行萬里不特要人一刺不謁一人昨南海禮成三日即行攜小兒就婚維揚繫纜兼旬自二三窮交外無往還者非敢潔清爲名高聊謝流俗之侮而已若湘芷兄督學淸操貧有㙛設豈菲溥敢同語哉弟家素無基業食口近五十補苴罅陋終無已時使車過家覲省老母敝廬早

晚患震壓勉力改葺重以兒子遠婚粤裝不足稱貸益之未到京已蕭然矣時値軍興俸錢盡捐舊交雨散亦無可薄怨視兄在都時相呴以沫猶不可得此情景兄能信及否然弟夷然處之未嘗以擾吾寧也

萬壽盛典即爲諄懇已索得一部其書工價重公卿多未得見彼云家止餘此一部王宮詹屢索忍而未與今特奉上以踐宿諾其意固可感又吾兩人昔嘗用力於此雪泥鴻迹藉以自娛是不可廢者惟檢入思亭兄附陳餘語主者已出京矣俟徐圖之二兄相見要好諸同年當一一致意江南雲樹馳企爲勞惡穎不莊

復劉定巖書

章門握別歲裔五移薄宦京華支拄無策雖謬膺
殊遇屢有遷擢而境益窘身益勞四十之年今始過二亦既
髮白齒脫頹然矣不知足下處失意地羈棲牢落又當
何如抑德器勝者達觀遠覽非流俗所能測耶弟以非
材身兼數館重以衙門判牘海淀啟
奏外朝坐班齋宮陪祀賓客往來筆墨酧應每辨明而起
日沒不得休繼之以夜雞鳴始息家書常積至半歲不
得作親黨通候則猶無論良書再枉卒未遑荅蓋亦以
此貴通家彭萬二太史相見時當能爲弟一悉塵容非

面漫也閧中之說雖有新例現未施行不煩遠慮尊家盛德福澤方長足下器識亦必不止於此惟望以文史爲娛異時當別有以自見又貴通家皆館閣之望弟數歲後亦將謀家食矣門生故舊相過從於青原白鷺間江鄉雖陋尚足爲寓公淹留地人生境界出者不必皆炎處者不必皆涼昌黎云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君於出處之境既已備嘗果以爲何如耶敝門人假歸荒

函奉候伏惟加飭憑穎依馳

與王督學先輩書

昨冬趨謁戟轅荷蒙老先生飲食教誨迥出尋常可勝銘戢比聞重修豫章書院振久廢之典使西江之士相觀而善此侍輩所禱祀而求者至於使節所臨風清弊絶冰壺玉衡聲馳

輦下前輩風流佩服寧有已耶老先生以重興西江文運爲己任有刊布西江前賢文集之諭委令裒集倣齋鈔本頗多就中尤魁奇者劉原父公是集曾子開曲阜集皆足與歐曾並傳元則揭文安危太樸爲大家之最所當亟爲流布者目下已鈔出劉原父危太樸二集誠恐

淸風兩袖刻費艱難未敢輙陳左右如此志果堅竟得
刋布則表彰前賢衣被後學蓋天下之福非特西江之
光而已劉曾揭危四集板出便當風行將來以賣書之
息爲刻書之資轉轉不窮則某所鈔藏若黃亞父伐檀
集山谷全集彭器資鄱陽集三孔淸江集王盧溪集洪
玉父西渡集謝幼槃竹友集饒德操倚松集歐陽德明
飄然集汪彥章浮溪集曁洪忠宣楊誠齋劉雲龍洪容
齋謝疊山汪文定姜白石劉龍洲王梅邊范德機何太
虛李仲公等數十種集俱可漸次行世西江之盛千載
一時而老先生振興之功亦萬古爲昭矣貴鄉西墨前

承奬借兼命補刋近搜出頗多又於禮部抄出二三場
可行者甚衆然京邸蕭條張趾兄又南歸竟不能付梓
奈何奈何荒函肅候輿居臨啟依馳之至

復雁州座主書

昨春肅椷恭請福安尋聞絳旆南指有武林之遊冬間始悉還期即擬修稟馳候塵事煙海遂遲至今疎嬾之譽眞無可逭紀綱北上忽蒙寵以教言兼之好爵對使拜登感悚無極某自念以迂疎之質獲列門牆浩蕩餘波藉茲鱗鬣然勉纍長安既鮮門第之蔭又無上下之交惟恃兩座主飲食而教誨之自夫子假旋長洲師捐館倀倀無從窮巷之轍屢迴塵甑之炊間絶雖蒙

天恩殊擢然家益困身益勞自坐班陪祀月有常期外若衙門判牘

易春苑啟奏儆車羸馬星言夙駕日無寧晷又身兼四館
官書填委交修雜作手胝口沫每至夜分一燈熒熒投
筆而歎心為形役鬚髮白八九自顧茫然不足爲
君師之報便擬決然舍去而蒙受深重未敢以請不識夫子
何以教之也何時擭奉杖履承色笑同朝延佇赴補當
復不遠附函申謝不罄積懷臨啟可任悚息依馳之至

與同年葉令書

同譜弟兄幸邇河潤欣慊非言能枉過失候今日

朝中又有趨蹌之職不及親送

國門如何如何宜黃地頗饒沃士又甚文得賢者涖之猶可以爲善國然舊俗好鬬健訟尙需轉移惟彰淑別慝樹之風聲親賢而去佞即幾於治矣孔子語仲弓以舉賢語子游以得人意亦如此知人自古爲難顧知之亦自有道大氐品行修而蹤跡疎者即賢者也工於逢迎而闗說請託者即不肖者也取舫而去陽鱎如子賤云云庶乎其可貴治諸生有藍生名千秋者博學修行明

事體工詩歌古文不獨爲宜邑之秀㑹郡六邑中亦未
見其偶人之賢否事之是非彼不敢欺賢父母亦不爲
人所欺下車後禮貌而延訪之於政治必有所裨又有
孝廉涂君名圖者通經學能文章孝友純篤粹然賢者
亦望優拔以勸薄俗昔子游宰武城僅得一人足以爲
治今請以二子爲贈惟勿哂其迂闊甚幸不宣

與倉場總督陳木齋前輩書

昨匆匆出都漕務茫然未及奉教至今耿歉比到濟寧攝艘抵閘沿河咨訪乃知比年凍阻旗丁之苦非常或僱民船或造𦨭船田宅鬻盡益以兒女或乃身被鐵索投河以死非得仁人君子盡心軫䘏將來丁困而漕誤貽害於

國家非淺鮮矣自揚州以北天津以南催漕員弁向來勒索所費不貲今歲總漕張公嚴加懲創弊去八九自天津以至通州則倉場所轄訪聞其費更甚於南有耳所不忍聞口所不忍言者積弊如此旗丁安得不困窮漕

運安得不遲誤糧米安得不短少今幸逢老先生以名
世偉人受
九重特達之知同事李公又爲、
聖天子親信重臣足以令行禁止而大賢同聚一堂釐奸剔
弊使旗丁更生漕政重舉蓋千載而一時也謹將耳目
所及自津抵通一切向來陋規臚爲一册附呈左右以
備稽查老先生與李公老成練達旁燭無遺見聞所加
必更詳盡惟是衙門後進素承教愛不敢自外瑣屑瀆
陳小雅同僚之義有詢於芻蕘之說察邇言而用其中
或大智之所不遺也一 糧艘每幫自天津轉北河頭艘

一路上宜遇千總用八色禮遇把總用六色禮遇守備與遊擊用十二色禮多以米代之把總二三石千總四五石不等若遊擊守備則十二三石不等至三里五里一汛隨其所宜各二色禮頭船自津到通共計七八十兩到通則坐糧廳及總督投文大通橋投文每船共約費二三兩不等名曰飯錢掛號此外則有坐糧廳差舍家丁提溜提淺催船每幫飯錢一二十兩不等稍不遂欲則勤令多加短縴每船十餘名每名要錢二千一船轉衞到桃花口楊村地方遇河淺須起剝者向來通州等五州縣因地派排剝名曰泓剝船共六百隻此船

亦係單船專備剝淺糧船到楊村河西務上下起米一百石即口袋一百箇旗丁止給飯米五斗倘有短少通州州官追陪因康熙三十八年船戶偷米州官追賠煩擾前任總督倉場石公題請將泓剝船革除六百號泓剝船單坐享安逸將地畝錢糧征解坐糧廳撥糧船給銀二兩不等領銀時有名無實或將此銀作茶菓起欠之費今無泓剝單船民船因而刁難高價每米一百石需銀五六兩不等飯米二石耗米二石在江南浙江湖廣每船起米五六百石方能抵通用銀三十餘兩若江西船重米多每船起剝米八九百石則每船用銀五十

兩米五十石躭疲者全以米剩米每船須去米百餘石此挂欠之由也若得

趲復泐剩船則北河多船六百隻旗丁每百石少用銀六兩米四石民船不致才難矣一船轉天津到楊村地方坐糧廳差一舍人到幫名曰聯絡每船須用差銀一兩又有紅黑帽子三十六行每船需銀一兩五六錢不等又有坐糧廳書辦家人每船需銀三四錢不等名曰走步又有公費銀十兩名曰茶菓稍有遲延必羈禁比追及至到通更有一種光棍乞丐旗下女人名曰小二姐來各幫需索每船要銀三二錢不等名曰住船地租若

不與之便使瘋癱殘疾之人并無賴婦女上船詐死強扒漕米其茶菓銀原係十五六兩不等前總督施革去五六兩山東船七兩原係九色銀今則如正供交納一漕船到通州京糧抵石壩五長來船起米名曰經紀道糧抵土壩五長來起米名曰車戶此種按石領

朝廷脚價錢糧外每石索陋規詐旗丁小錢二十四箇折紋銀一分二釐此康熙二十年倉場蘇坐糧廳丁會革除過後來仍踵舊弊又額外索使費銀每船五六十兩不等飯錢縱口袋錢每船索錢五六千額外曰大五長起米小五長押運又索銀二三十兩不等飯錢在外此種

人來船如狼似虎稍不遂欲則淋尖踢斛衙洒漕米旗
丁窮疲畏懼衙米不得不以米作費坐糧廳家丁舍人
書辦每船亦有飯錢數千又總督舍人皂隸書辦亦有
飯錢又有大通橋皂隸車戶飯錢且伊等所領脚價云
係代坐糧廳和補斷空故經紀車戶勒索旗丁即或告
理從未追償不過和息而已一旗丁掛欠漕糧坐糧廳
比較則原書辦原差原紮房走步每石索費一錢四五
分八色銀或以貨準送免比自五十八年起吏胥指稱
坐糧廳滿官每石要紋銀五分家人隨禮一分五十九
年後併稱漢官亦然自六十年起併指稱總督共取銀

一錢八分書辦藉官需詐江南浙江山東每石需銀三四錢不等江西湖廣每石需銀三錢二三分不等遲則重刑鞭朴羈禁寒苦旗丁忍痛從命一漕船到通改米入通倉正米入京倉各倉投文每石米用銀一厘每廒米一萬二千石則用投文銀十二兩名曰毛厘各倉差一皂隸來幇提官丁晒颺差錢七八兩不等名曰票規此項入手再議倉賬通糧倉賬每船用銀八兩銀貨各半京糧每船用銀六七兩銀貨各半一六十一年截留江西糧存天津衛每船要銀八十兩至一百二十兩不等其銀不知歸於何人旗丁則實有此費以上七條訪

剛頗確積弊至於此極窮則必變倘有

上聞者深覺不便伏惟裁察臨穎悚惶之至

與河道總督齊公書

違教忽又經旬自濟寧以南河水深通仰見平成之功

上佐

唐虞之治舉凡昔所期望者今得親覩其盛實深喜慰惟彭口十字河泥沙淤阻目下挑濬深近三尺雖舟無停滯而前進稍艱因與泇河通判陟巘降原相度久之欲獻芻蕘以備采擇愚者千慮一得未必不爲智者所取試爲老先生陳之攷彭口山河其源遠出沂州蓋沂水之支流源遠流長若濬其上流固可藉以濟運者也今不受其利反受其害則人事有未盡耳向來彭口河沙挑

積如山水從舊河而出所帶沙泥必多昔人欲阻其沙作排沙法爲石埧攔截使由口南里許小口而出所謂舊支河也然支河身小勢迂未久即已淤塞今復爲草埧使由口北半里許而出則所謂新支河也然南北相去各不及一里土性既同衝瀉無異本河歕沙支河亦能歕沙故雖經大雨運河仍然淤淺則昔人之法不足爲排沙之具矣寒家江西地兼山澤溪河歕沙淤塞稻田者處處有之其排沙之法有二溪河寬者用人字埧溪河小者用滾水埧人字埧之法如河從東來即於南北兩岸各爲小埧斜牽至河中而止南岸斜埧過水勢

使北約踰半里則北岸斜埧過水勢使南一南一北使水行河中形如之字每水勢一折沙隨水勢所趨洄流而止大約三四折後水濁者皆清矣滚水埧之法則橫截河流高僅二三尺使水從埧上流過浮沙或隨水而行粗沙則遇埧而止每半里許即爲一埧數埧之後即浮沙亦淨矣每遇水落即將埧上積沙挑盡以備將來水發其爲埧物力價廉工省止就本地所有樹木砍取爲之大幹爲樁細枝編緝不日可成北方樹木稀少即用埽把橫截亦可目下糧船未過彭口者尙有三四千號日過百艘亦須月餘一月之中若遇大雨山水暴發

運河仍受淤沙再加挑濬必誤抵通之期矣似應亟於山河爲壩數座以備水發庶於漕運無誤雖然此爲目下計耳去彭口之害未收彭口之利也彭口之水故道衝運河橫過由三空橋下直注微山湖故曰十字河今三空橋既已清出何不併將入湖故道疏濬令得直入微山湖由湖南下至韓庄閘東出以濟入閘之運則兼收其利矣此事在挑湖之後今特連類及之可否施行

伏祈明斷不宣

與總漕張公書

奉違清誨倏已三年渴塵久積良晤維艱老先生爲

國勤勞朝野共欽偉績比因過淮稍遲侍等謬管督助然細觀情形此事誠非一手足之烈也自萬年閘以上水滿船稀脫幫甚遠過閘何其難萬年閘以下船滿塘塞銜尾不斷過閘何其易豈非老先生親督之下則心力齊一委弁所監則心力參差耶昨覽得勝張莊二閘水溢十二版而會牌踰半日不至則送牌者懈玩不前或宜改步送爲馬上飛遞且於未完數船之時即行馳送庶不致空延時日又拉閘夫少進船遲鈍領縴者舛錯

舟或退流用篙者失宜船或横阻灌水淌塘過二三十
船而水涸矣此數者似亦宜嚴飭閘官運弁及督催營
衛各各盡心如法庶前船迅發後船無阻欽差官無衙
役兵丁威令不行惟老先生飛飭屬員如法亟催爲妙
依閘放行明午可以造謁應俟面請教益然漕務正殷
千金一刻先此奉瀆臨池惶悚

復惠天牧

前辱手書以試牘頒示卽寄一函謝教知達左右矣弟

謬蒙

聖王恩遇復有量移

京畿重地政務殷繁奸宄叢居旗民雜處北枕三邊東連

滄海寓撫綏于旬稽控制之中宜有良法從前任事之

人仰藉

朝廷威德臥治二十餘年幸免隕越然九郡之民亦罷弊

甚矣弟闇

命之後深以覆餗爲憂吾兄長于史學通知治體有可以教

所不逮者是所望也至于位遇遭際時命爲主庸人皆能倖獲自君子觀之受

恩重則圖報愈難所處高則責備愈周此可懼不可賀也來翰所云漢人翰林稀任總制此亦偶然事存爲玉堂清話可耳至于吾輩以文章功業相期或出或處或要地或散局皆能有所表見豈屑屑于此乎兄督學嶺南公明澈底超前絕後所云粵西無兩之稱弟固不敢當而吾兄學政爲粵東無兩固確然而不可易矣若乃久于其道而後化成聖人猶然學使三年報滿即有轉移風氣之志時暫而功淺或以不善者繼之訖無成績吾兄

受

聖天子之知特留任三年教化之行久則難變將來嶺南人

知實學士皆通經足備

國家之用此于吾黨夙昔所期文章功業兼而有之實不

朽之盛事以清曹受

綦知建絕業而來札有雲泥貴賤之語則未免世俗之見非

所望于吾兄也

聖天子在上羣賢旅進兄亦豈久淹于南然事會各有其時

未容造次弟昨破拘忌薦下相反爲故人之累又不如

陽羨之相安無事豈非命耶弟生平所寶二語遽境則

若易以侯命臨事則行法以侯命命之所在侯之而已職之所在不敢不勉吾兩人惟相期益勵晚節比諸松竹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即兩江觧元可以並傳不朽矣迂語拙語吾兩人知之不足爲外人道也弟未延幕友即書啟號件亦無其人草復不莊希宥附侯近祺併問竕郎安好不罄欲言

復李副使安公

棣萼情深仕分天各豈勝馳念去春遠辱高情已謹謝

矣茲謬荷

聖恩遷轉復煩佳貺似尚未悉區區之愚也此間藩司黃君

亦同年好友昨因語及賤體心患怔忡黃君云龍眼膏

頗能養心晚致一小瓶值銀僅錢許夜而思之終覺破

例違且不寐晨起馳還怔忡至今未愈龍眼膏亦無由

他覓然亦竟不復覓也迂僻如此附發一笑尊貺敬璧

知不爲訝貴鄉政事有可指示者祈惠德音爲望

臨川　李紱　巨來

書

與江西巡撫郎公書

昨江西糧船到京內有撫州十六船選丁將爲叩

閽之舉詢其本末云十六船本先朝守禦所城丁宸濠之

變選丁缺額借以運糧

本朝城丁改籍歸農而借運者未經豁免城丁無田可屯

舊有協濟銀兩甲兵燹後正供艱難暫免雜費併協濟

銀去之城丁每年控告終未能復江右八幫有屯田者

猶以次舉行協濟獨十六船既無屯田又無協濟苦累
莫堪三十年來尋常起運猶典賣田宅至僉船之年則
鬻及兒女者往往有之即
閣未必有益而愚民剝膚害切勢必走險今
朝廷盛治息事寧人愚民率爾上瀆未免取憎又中間牽連
七幫協濟恐
當宁疑爲私派更覺生事竊意協濟非甚難行故年前府信
府會特起協濟以助有田之運丁今不過復舊行之協
濟以助無田之城丁何爲不可且有糧之家與城丁非
宗族即姻親目擊其苦無不惻然撫州民情淳朴錢糧

輸將縣官有無端科派者民亦奉命唯謹況由徵耗以助姻黨宜無難色撫州六縣有糧米者五今鬧崇仁東鄉已有定議臨川金谿樂安所以游移者非眾人無好義之心不過書吏及一二無賴把持公事之人中有私求而城丁髓竭無以應之兼之府縣漫不加意故爾次且誠得上臺主持開陳義利着令府縣取具士民呈結直反掌耳若猶以為難即將十六船所運

題請洒帶各幫即省

國家造船之費亦愜運丁願得多載之心此直斷之於上不必謀之於眾尤為直捷再以十六船艙造之費照所

帶之米循年例分給帶運之船於

國家無毫毛之損而於運丁有莫大之益不惟城丁感激即帶運之丁亦感激矣二者似可擇一因爲止其輕舉妄動綴瀕言之倘可采施祈示數語

與雲南李叅政論鹽法書

滇省自康熙二十年

王師恢復以來鹽政之積弊至今日而已極矣剝極必復今賢者往蒞茲土其壞極而將振之時乎余丁酉典試時細加訪問天下食鹽之貴莫過於滇鹽政之壞而難清亦莫過於滇在上有督撫加煎加銷之弊各府州縣有

各府州縣之弊爲弊萬端莫可殫述畧舉大槪如左一
九井經徵鹽課稅欵共銀十六萬八千一百四十五兩
七錢六分有零每年各府州縣行鹽若干萬斤原有經
制自督撫加銷鹽道加銷於是私欵重於公項
朝廷之官鹽可以不銷而督撫之私鹽必行
朝廷之鹽課可以不納而督撫之私欵必入所以百弊叢生
病
國病民皆由乎此一經徵鹽課銀兩原照井秤起科亦宜
照井馬發賣今則自井馱至應行各處店口用小秤稱
過另打店馬所以鹽觔不足小販虧本而食鹽者亦大

受其害矣一天下行鹽皆屬商販爲彼此便於交易自設立官店則通省無商鹽道衙門差役賣鹽吏胥衙蠹因緣爲奸小秤稱鹽大戥收銀所以行鹽州縣去井遠者鹽每觔貴至銀六七分不等貧家小戶竟皆食淡至提鎮武弁亦設官店賣鹽尤爲不合一九井之鹽經制原有應行地方不得紊越自鹽歸官行彼此通那名曰協濟夫既曰協濟則宜照各井鹽價發賣如黑鹽價賤琅鹽價貴以黑鹽協濟琅鹽應行地方宜照黑鹽價賣乃悉照琅鹽之價濟之適以困之矣一出鹽地方各家皆有鹽水理宜止禁私煎不宜禁其私食庶幾天不愛

道地不愛寶之意乃並禁私食人生入歲即算一口按口散鹽計卯比課夫去井遼遠之地既民貧鹽貴而不得食傍井居住之民家自產鹽而復貴以輸課遠者淡欲死近者渴欲死民困不堪所宜加以寬政庶民困可蘇矣一柴薪銀兩經制原有一定數目竈戶支領自督撫加煎鹽道加煎提舉加長觔頭於是一分之柴薪煮數分之鹽觔薪少鹽多勢必不供煎煮鹽數不足提舉官按數追比所以竈戶將灰土沙泥攙入鹽內此竈戶之累而亦食鹽之苦也一柴薪銀兩原係發銀自鹽道衙門將紬緞布疋各種貨物作銀發給以濫惡當貴直

竈戶賠累不堪繼以逃亡皆由於此務必給銀然後竈丁之苦紓矣總之滇省之鹽經制應銷鹽觔原不足滇省之用所以督撫之加銷可行若以督撫之加銷竟增國課則加課累民爲害地方亦屬不少若能儘煎儘銷聽民到井上課買鹽給引發賣通計一年銷鹽若干將十六萬有零之課除去柴薪銀兩勻攤其中則課增鹽賤百弊可除闔省漢土士民無不人受其福矣以上數條伏惟留意

與雲南李參政論銅務書

鹽政以詳前幅更有瀆者滇中之弊莫甚於鹽而滇中

之利莫大於銅當日滇中銅觔與錢法實分爲二目今

特奉

新綸命滇鼓鑄則滇中之銅觔與滇中之錢法實合爲一者

也天下銅觔產於滇者十之五六產他省者十之三四

當未開洋時天下銅觔大半仰給於滇而銅觔足用實

泉貨源來闊鉄額目今開洋採買而銅觔反致鉄額者

以滇銅不出故也銅烏乎不出自滇省設立官銅店而

滇銅遂不出矣礦民入山採銅官必每百觔預發價銀

四兩五錢至銅砂煎出時抽去

國課二十觔秤頭加長三十觔共交一百五十觔此無本

之礦民所由困也其有不願領官價自備工本入山開採者至銅砂煎出時令礦民自備脚力馱至省店領銀每百五十觔給銀五兩又曠日持久不能支領於是有本之礦民亦困其有私相買賣者謂之私銅將銅入官復坐以罰夫礦民開採銅觔其費甚大有油米之費有錘鑿之費有爐火之費其運至省店也有脚價之費所費甚大而官價不足以償之所以礦民每有硐老山空之請藉托之以逃耳硐實未嘗老而山未嘗空也夫山海之利公之於人則普而多私之於官則專而少公之於人則可以富國而裕民私之於官則至於害民而病

國至民逃銅乏而官課亦虧專利之弊反至於無利往往然也今滇省開局鼓鑄需銅之時勢不能不設官店但官店可設而官價必不可發若能出示曉諭除無干田園廬墓外招民肆行開采照市價發給礦民則利之所在人爭趨之銅觔所出自必數倍於尋常矣上可以佐

朝廷鼓鑄之用既有利於錢法而銅觔既多抽收必廣又有益於課銀下可使窮苦之民入山採銅得銅獲銀食天地自然之利既有益於民而銅觔多出辦銅官員不受缺額之罰又有利於官銅觔既多則買銅之銀歸之滇

省有益於游食才悍之徒聚之礦地使得衣食漸知自愛盜賊鮮少訟獄衰息風俗政治咸受其益蠹公利之利無往不利此亦必然之勢當事者所宜急加之意也

夫銅觔者錢法之源錢法者銅觔之流其源既開其流易雜滇省鼓鑄其弊有三私鑄行則病公而害民官錢輕則私鑄之官役可以盜銅而肥己攙鉛多則蹧中省銅而錢易於壞誠能併杜此三弊則源潔而流亦清矣故曰銅觔與錢法實合而爲一者也不備不宣

與陸檢討聚緱書

昨生所奉

賜環之命尚有第二條

旨意嚴禁鬧牓惡習云近日科場士子囂鬧甚是惡俗此風斷不可長將來臨場之時應令該管衙門出示嚴禁如再有此等之徒將爲首一二人嚴加正法庶知警戒等語大哉

王言關係

國體士習宜宣布中外且既有令該管官嚴禁之語於法亦當行知禮部令其覆奏載入科場條例兼行知都察院令其轉行順天府及五城察院十四省監臨都院出示嚴禁庶

天語煌煌不致抑而不彰而元年
恩科亦不致復滋多事矣闈中想已轉行猶恐事多偶遺新
忝相見時祈爲奉詢葢千慮一得之愚非私語也

復江西巡撫裴公書

音門冒雨而行恐煩郊送故於解維後始專人叩謝乃蒙瑤械遠賁垂注殷隆曷勝感戢孝廉方正之舉

聖天子正人心興教化之大典而今日鄉里之論頗難憑信自學校公呈州縣府廳胥役文書俱索費用方正之士深恥而不為則凡由公呈詳報者俱難深詰究蒙虛懷下詢不敢自外所示入人惟劉諱廷獻梁諱份者為敝鄉名宿雖嘗遨遊幕府而人甚方正劉有官階而不就梁終身不應試於廉亦無愧其餘皆不敢信其生平若弟所知者前已面陳敝業師臨川歲貢生游裕文行甚

高卓然無愧惟是闇然自修不求人知亦斷不肯因公
呈詳文上達僃據訪人告與劉梁二君同應
詔旨樹厥風聲庶幾有益至舍親徐經遠者其人品亦高然
烟霞恬退已久堅不承當飭遂其高志不與可也高安
公所稱已忘其姓名矣地方興革事宜愚昧未能周知
耳目所及謬陳末楮非能仰佐高深聊以塞俯詢盛意
而已一
恩詔給耆民米絹州縣奉行未善開報甚多槩未給發嗣次
傳集使老人僕僕道途不勝其勞自不願領歸於吏胥
中飽而已似宜立之章程須行州縣使老人不勞而均

需實惠乃佳一江西南米係本地發給之項從無水脚近年有司私自加徵又南米斛面浮多私收折色折價倍於米價民甚苦之近日臨川暫行禁革他邑不知何如祈訪查通省槩行禁止臨池悚息

復兩江總督查公書

閣下以名世鴻材膺
兩朝殊遇所謂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者某以非薄夙蒙教愛鳳池樞府俱附後塵青年藻鑑過於期許雖果沐
九重知遇拔之廢棄之餘內顧梠然無以報稱今復謬當封

疆之奇飲冰內熱昕夕滋懼賢者霖雨兩江必有偉議碩畫倘可提誨尚望尺素時通俾遠人藉免隕越感非言罄東道饑牵附函鳴謝併候福安附有啟者大河以北徐鳳一帶每十里設一塘汛似太稀闊其塘又在村莊於曠野毫無關照現在有移兵就汛之議似宜添設又濠梁紅心等驛不養驛夫濠梁以知府管驛府票例不下鄉必須州縣代顧工價短少勢必累民該守家人奉行尤劣似應改歸知縣併飭令養夫庶符

功令現在查核驛夫虛冒高明必能留心剔釐之處欲藉以

博教也

復韓提督論土夷書

尊使星馳至桂仰見靖共之誠夙夜匪懈西南長城不特

朝廷倚重而弟亦得仰叨餘庇矣安南與州與思陵土州爭地焚劫來札引土苗仇殺之例謂止應遣官解散固為允妥但鄙意細繹例文云土苗自相稱兵則係土與土苗與苗故稱自相或土與苗俱係內地如王尚義與六金阿九一案亦可稱自相若與州則係藩國有中外之分似難云自相仇殺一經發覺恐當照蒙古入內地殺掠之例蓋以土視流則流官為有司以與視土則土司

內地也前札乃迂拙過慮故敢奉商亦非謂必欲發兵然恐守備不足彈壓則勢亦未可置而不問至於貴州前車之鑒益責都司不詳明上司耳非謂提督與督撫亦不當發兵勦賊惟酌而行之併候孔制府示覆可也再飛檄安南云云鄙意以爲亦應如此但查向來舊案從未與安南文移往來惟買銅一事係奉

旨行文恐難引爲常例昨已繕摺

請行文至遣員則早已委思明同知矣臨穎瞻切

復韓提督論莫夷書

邊境訛言甚關緊要龍憑一帶經張副將稟明而思恩

所屬尚無的信近三接大咨并讀手教知籌畫周詳庇非淺至文員所屬并土司各地旋已飛檄協同官兵星即查拏堵禦當不患其不懾畏也安南自亂一信潛同知所稟果否確實尚未可知似未便即為行文俟有確信再行為妥至行兵糧餉已檄行各該府轉飭流土州縣官如有官兵在某地經過或駐札某地俱令供應接濟俟用過後造册至日酌行補苴惟是官兵所過之地如仍歇宿村庄雖嚴禁毋得驚擾終恐累民務令如弟原咨各帶鑼鍋帳房就曠地安營造飯不入民家庶為妥當未審各員弁此行曾否如法想已周到也再鄰

見一得之愚敢以奉商兵法忌勞師襲遠今執事駐節之地西距歸順南距龍憑俱有千餘里將來小有調兵之處似止須遣親信將弁前往主持至所用兵丁並於就近營協調撥若將貴標大兵發去則千里裹糧非惟費多亦恐兵困倦有大舉再調貴標盡出於不得已耳高明以為如何也

與雲貴總督鄂公論泗城土府書

稿照本部堂奉
旨會同貴部院商酌處分泗城土府事宜謹將前後察訪所聞實在情形逐一開明妄附末議以聽貴部院採擇查

雍正二年六月本部堂到廣西巡撫任留心察訪土司
情形即知五十土司州縣尚桀惟泗城所轄地方獨廣
該土知府岑齊岱習於驕侈擬查明劣蹟會稿糾參續
聞該土府先已臥病兩月至十月初三日齊岱病故無
庸參劾雍正三年據司道府詳請將官男承襲即今現
任土知府岑映宸也查土官病故例應將印信繳交府
庫俟
題定承襲然後給印視事惟泗城以地廣事煩留印辦事
爲名從不繳印映宸援照舊例以請當經本部堂嚴駁
復檄飭土田州知州岑應祺前往嚴追映宸即遵法繳

印未敢抗違又查廣西土司向來承襲例有各衙門費用以致官另派累土民多者派銀數千兩少亦數百兩不等本部堂到粤訪聞南寧知府因土司承襲出結受贓即飛章叅拏復通行嚴禁聞昳宸承襲司道府未受一錢昳宸亦未敢派累土民是冬十一月准孔督部院

會稿

題定昳宸承襲然後給與印信辦事至雍正四年正月本部堂即離粤赴北直任其接印後辦事如何本部堂無由得知今歲奉

旨至粤親歷泗城地方遍訪官吏軍民咸稱學昳宸情性乖

張官族目兵俱不和協其外哨土目地遠不能鈐束是實但其罪止於闒冗不能稱職近日訪聞映宸於四月間前往上江地方巡查適接部頒號紙遂乃以到任為名聚集目兵多人張揚誇耀不無供應浩煩致滋土民嗟怨雖不過癡愚狂騃然此一事動衆勞民即屬不法似應將映宸革退以肅官方將泗城改設流官以紓民困查映宸自稱祖籍係浙江餘姚人應將映宸及伊期服以上親俱發回餘姚安插其餘官族聽其去留至泗城土府在有明時原係土州因映宸之祖繼祿於順治十五年率領土兵迎導

王師由黃草壩攻克雲南因以軍功議敘陞州為府現今隸
黔粵劃江分界案內將泗城地方在紅水河北者劃地
貴州則所轄之地已減大半無庸更設知府應照舊例
改為泗城州現有泗城同知流官一員即令其以同知
管知州事其泗城土府經歷一員亦係流官即改為泗
城州州判仍添設吏目一員以資補緝似為妥便倘或仰
體
朝廷寬大之仁念其先世從征微勞推廣議功之典又映宸
罪止狂騃今聞檄恐懼先至安籠俟命尚屬畏法悔罪
之人雖映宸乖張不可復用或將紅水河以南官地給

伊弟世職以존繼祿之祀則貶爵削地

國法既伸傾覆栽培

皇恩彌廣此在大部院酌而行之非本部堂所敢輕議也

再與總督鄂公論泗城土府書

查泗城改流計畫已定善後事宜似應料理鄙見酌定數條以備採擇一新改流官地方非得廉能文武官員難於鎮撫蓋土民目不識漢字耳不通漢音彼此懷疑易生嫌隙惟廉而且能乃克有濟除紅水河以南文武各員聽省詳加酌調外其紅水河以北亦可特設州縣專司管轄似亦應於黔省內慎擇熟悉土風廉能之

員酌量調補以資彈壓新改流地方必藉兵威泗城原有皈樂協副將一員共兵八百名以右營守備帶兵二百名駐防泗城土府以一千一把帶兵二百名分防剝色以把總一員帶兵五十名汛防邏里存營止兵三百五十名今泗城既改流官則州城有倉庫錢糧關係與皈樂閒地不同似應將副將及左營守備移駐泗城將右營守備移駐皈樂其兵丁安駐已熟不必移動即以泗城之兵屬之左營皈樂之兵屬之右營但副將存營兵丁尚少又現在畫河為界則皆香一渡為黔粵分疆宜加防汛查剝色鎮雖商賈聚集之所近在內地留把

總一員兵丁百名足以防守應將剎色千總一員帶兵
百名移駐旹香地方以備副將就近驅策至紅水河以
北一十六甲地方數百里似亦應添設備弁應聽貴部
院酌奪一土司田地原係土官所有與內地民田不同
土民即其佃戶土目即其總佃故解司之數甚少而取
之土目土民者數倍蓰由內地民田之私租也土官惟
有此租故一切經費毫不開銷正項今初改流官似宜
輕徭薄賦以安土民除原額正供外量爲加增以爲官
役俸工祭祀銀兩師生廩給孤貧口糧等項之用應令
新設流官從長詳定總以取足經費而止不可照原額

私租徵收其土民所佃田土即造明册籍大張告示令土民永為已業其水田多係土目自佔責令土民助耕將來應作何定制亦令一併詳定一從前改流地方止改土官未改土目其土目仍前盤踞抗違有改流之名無改流之實今似應飭令文武官弁將土目嚴加訓諭守法奉公稍有抗違即嚴拿重處另行僉立不得姑容一新改流官地方間有奸人鼓惑愚民妄生事端務須廣其偵探先事預防除唐興往甸遷里百納大路一帶原有塘汛外其紅水河沿河亦應添設塘汛每加偵探倘有不靖之徒造言生事訪有確據者立即稟明該管

文武嚴拏究處一西南地方聚眾滋事多由礦徒泗城所轄俱係崇山峻嶺從前流棍妄稱中有朱砂礦脈希圖創採本部堂在廣西時屢經嚴禁在案今既改流似宜重申前禁以杜奸民聚眾之端一新設流官務令學習土話不惟聽訟催科官民之情得通不受奸胥蠹役當面欺哄亦可借勸農之舉親至各甲面諭土民宣布條約俾盡知

朝廷德意庶積困之民豁然暢然如登衽席土民四時俱有農事俟官吏安設數月之後即當舉行以上數條倘有可採伏祈酌行

與雲貴總督鄂公論兵書

前聞廣撫韓公有調兵設鎮之議未見其稿曾經面懇
賜覲至今未蒙垂示今早接讀大咨始知已發兵牌仰
見老先生大度虛公與韓公思慮深遠敬服敬服但現
在廣西情形似尚有可商者謹陳鄙見以備采擇泗城
土府性情乖張居官庸劣業已眾叛親離今改設流官
宗族目民斷無怨望若擇一清廉慈惠之官撫之可保
帖然無事雖彈壓必仗兵威量添附近之兵足以增長
聲勢震懾奸邪今遠調桂柳之兵於千里二千餘里之
外兵盈數千聚於剎色當三伏烟瘴極盛之時大雨時

行既無營房可住而剃色米價甚昂行糧亦未議及即
暫留數月亦恐兵弁難支且
朝廷威德既已榜示土目土民自應安堵今忽聞遠調撫提
鎭協之兵恐致驚疑逃竄農時既失秋成無望將來飢
寒所迫必更可虞鄙意止應就畫江分界案內以添塘
設汛爲民量調南寧思恩之兵水土相近徵發又速以
三百名發泗城副將以二百名發安隆營各量撥本營
兵丁沿紅水河安塘設汛以廣偵探餘兵及新調之兵
各存本營聽用其撫提兵丁五百名遠在桂柳似可暫
停檄調以免酷暑烟瘴之苦若慮兵勢猶單兵威未振

則附近泗城土兵儘可派調查泗城地界正北連貴州定番永寧西北連貴州安隆今盡江而治黔省新設之兵自能彈壓西南連西貴州安隆營若已添兵亦可應援東南皆權與正南往甸俱界連土田州應令該土州每處派土兵二百名正東龍村界連都陽土司應令該土司派土兵二百名東北邕牙界連東蘭土州應令該土州派土兵二百名再東北妹懷界連那地土州亦應令該土州派土兵二百名以上共派土兵一千名俱令於附近泗城村庄派出聽泗城副將不時調用無事則各住本村仍安耕作之常有事則聞檄即至亦無徵發

之苦兵環於四境較聚處剃色呼應更便人習於水土較桂柳之衆食息相安矣再查土兵止陳於境外思南之兵亦須月餘方到惟剃色駐防兵弁距泗最近似應如前議將千總一員兵一百名先行撤回泗城止須旬內即至雖人數不多而聲勢驟增於署事及稽查戶口錢糧之員早晚按行稍爲有益此皆愚者千慮之一謬陳左右實切惶恐